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stream. The water is clear and reflects the surrounding green foliage. In the foreground, a large, light-colored stone marker is partially submerged in the water. The stone has some faint, illegible markings on it.

愛泉水清清

刘路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刘路，1947年10月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一个中学教师家庭。在家乡读完小学、中学，即逢“文革”，遂返乡参加农业劳动。1971年担任民办教师，后又在报社、区、县机关和水库工地做过多种临时性的文字工作。1977年底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，1982年初毕业留校工作至今。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，现为陕西省青联常委，陕西写作学会秘书长。

自幼酷爱读书与写作。上小学时，即有文字见报。中学时发表过诗作。大学二年级开始连续发表小说、文学评论，至今笔耕不辍，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约50万字……文学创作上，他不大讲究章法，追求“无技巧境界”。不加味精和色素，不骚首弄姿，吓唬中国老乡。求本分、求鲜活、求生活的原汤原汁。在研究文章中，带有作家论文的气质。行云流水，随意而谈，纵笔所之，虽无条条道道，却能展示自己的精思。

目 录

- 心是肉长的····· (1)
- 星 光····· (19)
- 我等马老师····· (37)
- 兄 弟····· (52)
- 名 流····· (66)
- 先生伯····· (79)
- 在大学，在六层楼上····· (83)
- 过 客····· (91)
- 爱泉水清清····· (98)
- 圆 缺····· (193)
- 遗址新人····· (236)
- 母亲，我的母亲····· (249)
- 在夏天，你曾对我说····· (253)
- 年 轮····· (257)
- 地 软(代后记)····· (273)

心是肉长的

一

隆冬的夜里，天上没有星光，地上没有积雪。果林、沟壑、古塔、村舍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泡在天地间浓墨一样的夜色中，看不见了。只有脚下哗哗的漓河，仍像一条闪动的长带，微微地发着光。

河东岸，堤道拐弯处的一丘孤坟旁，蹠着一个人，沙哑地啜泣着，沉钝地咳嗽着，烟锅中的火光一明一灭。

河堤上响起了踏踏的脚步声。夜色中，一个壮实的影子匆匆朝这边走来。听到老汉的咳嗽，他加快了脚步。但当距老人丈把远时，又停下了。他兀立着。随后，又倚着河岸的白杨，木然地蹠下了。

伴着哗哗的水声，远方传来了第一声鸡啼。老汉的啜泣声终于忍不住了。他趴在霜地上，撕心揪肺地诉说起来：

“亲人啊！啊啊呵呵……”

白杨树下的影子站起来，三步两脚走到坟旁，摇着老汉的双肩：

“爸，算了！咱回！”

“你老早闭了眼，叫我有话跟谁说呀？啊啊呵呵！”

“天快明了，冷！你有心脏病哩！爸！”

“娃呀，你甭挡，我哭出来心里舒坦。呜呜……”

河岸白杨树上栖息着的水鸟，被老汉的哭声惊得扑扑乱飞。哦！它们终于认出来了：这不是草棚院赵玉锋爷儿俩么？在这凄冷的冬夜，有啥了不得的事，竟把他们从棉被热炕中搅出来？就连天明也等不到吗？唉？就不嫌黑，不嫌冷？

老汉悲哀的嘶声被儿子劝止住了。他举起开花袖头擦着眼泪，带着很重的鼻音：

“你听准了没？贤生到底给你咋说来？”

这一夜，父亲已是第三次问他这同一个问题了。小伙子倔，要是平常，早烦了。可是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却温顺得出奇：

“贤生说，明早吃毕饭，在公社开会。叫咱都去，说是给咱落实政策，叫你重当党员。”

“在啥地方说来？”

“大槐树底下！”

“跟前还有谁？”

“幸朝他爸，剩娃子。”

老汉的头动了动。黑暗中，儿子看不清父亲在摇头，还是在点头。别说儿子，就是老汉自己，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懵了。他思索着，苦苦地思索

着。

鸡叫二遍的时候，父子俩又回到自己的草棚院子。这冬天的夜，是太长了。老汉脱了鞋，蹲在土炕的光席上，又思量开了。

“能是真的么？贤生肠子短，心眼瞎，他能把好眼药给咱点？那回张成偷着摺给咱一个纸烟，狗日的拿大字报把张成的门糊了；埋娃他妈，不准进公墓的，还是他。再说那次借钱……”

老汉又想起那次借钱的事了。四类分子不是人民，自然没有兑现人民币的机会。一年干到头，尽管会计帐上写有几位数，但不顶啥咯！“算了！没钱就不花！”他这样想，醋可以不吃，“浆水”也是酸的；油可以不打，油辣子和干辣面味道差不离；生疮害病，老汉总拿命扛。至于称盐买碱吸旱烟，好在天无绝人之道，给鸡长着个尻子，能下蛋；再说，还有猪……就这样，在城镇乡村游走了多年的五十几张一元的旧纸币，天长日久，竟在老汉炕席底下的语录皮里，找到了安身之地。

钱招是非气惹祸。一个秋雨霏霏的夜晚，有人在老汉的草棚前停住了脚，敲门了。进来的是队长贤生。不速之客先给老汉透了个喜讯：“叔，侄得了个消息，”说着，尽管屋里只有老汉一个人，他仍咬着老汉的耳朵：“阳历年要评审哩，五年一评。”接着，他给老汉许了愿：“你的帽子，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这事我一尻子坐咧！”

老汉相信了。锅锅腰的后人，虽说人品差池，总是个干部嘛，咋能说白道谎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自己当干部那阵哄过谁呢？再说，解放军的杠子蒸馍他娃总吃过几年哩！老汉特别相信，只要有政策，头上的帽子就不会是铁打的。“人人都有眼窝，心都是肉长的！”

临走时，队长开口告借了。“叔，是这，我想拾掇些房，朋友给闹了几根檩，钱一时不措手。你给倒个向，不出十天半月就……”

厚道的老汉抬了抬屁股，把瘦而粗糙的手毫不犹豫地伸向炕席底下了。他把语录皮交给贤生，让债户自己动手，点出了50块。

贤生揣着钱，喜滋滋地走了。一月，两月，三个月过去了。当他搬进新瓦房时，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这回事一样，就再没有想到这笔帐还要还。“要还的话，何必借他的？他敢来讨债吗？”队长望着新糊的芦苇棚顶，料定地主分子不敢开口。

但糊涂的债主竟然急匆匆地登门讨帐了。说克朗猪慢食哩，不敢疲，得抓药打针。贤生恼怒了，脸吊上了！他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损害。“哼！我叫你把咱不往眼窝里搁么！”但嘴上却说：“你先借上，再过两天还。”

贤生终归是贤生。几天以后，在评审四类分子的社员大会上，当赵玉锋的名字被提出时，把红光满面的胖脸板得挺平的贤生，大义凛然地说话了：

“大家看，咱把这事抖开，前天后晌，赵玉锋给我送了20块钱，啥意思嘛！”说着，他生了气：

“你把我当成啥人了？咳？”他吐了口唾沫，从腰里掏出钱，“啪”地一声摔在老汉面前：“我看不规矩，卸不成！”

对旧事的回忆确实能帮助对新情况的判断。现在，老汉仍气得浑身发抖。他的心骤然下坠，连脊梁都冷透了。“哼！狗日的怕又没钱花了是不是？”他提醒自己，挨了打要记性哩，甭上圈套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号事——老汉心里明白，自己这分子帽子虽然戴的冤屈，但要去掉也不容易。你不看，贤生仍在村里掌钳子哩！连坐小卧车的也寻他办事哩。他要顺政策来，那阵咋能把帽子给咱戴上嘛！咱不会给他骚情，咱屋里也没长摇钱树，有他在台上，咱没指望。老汉想起贤生在老碗会上的话：“赵玉锋要能把帽子卸了，哼！狗屁多少咱吃多少！没他，运动来了谁站台子？公共厕所谁打扫？离不得哟！”

然而，怪得很。尽管这样，老汉仍止不住产生着一种荒诞得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念头。他不由自主地向未来张望：“也说不定好事会轮到咱头上呢。这两年，别说乡亲们也敢到咱屋来串门，就连贤生有时也嘻皮笑脸地用烟袋尝咱的生烟叶子哩！”他哑着没有烟嘴的旱烟袋，想着村里的新鲜事：二队幸朝的右派黑锅背了20年，谁能料

到上个月单位找上门来，又叫上班哩。喜得 50 好几的幸朝哭得像个碎娃，看得村里的男女老少跟着流眼泪。永乐老七文化大革命当中当了一路诸侯，闹得鸡飞狗跳墙。别说旁人，县长也惹不起，可前不久受了法。“新近的好事多得能绊倒人。咱，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的人嘛，党怎能不知道咱的冤屈？知道的，知道的！党的眼窝亮！”想到这儿，老汉的瞳孔里放出憧憬的光芒，偷偷地笑了。他用手按着胸膛：假若当真，娃他妈坟上得送几张纸，她心里屈……嗯，没这事了，咱虽老，也能再干它几年。“要干哩！”他对自己说，“过去，咱面上是分子，心底子还是党员咯。往后，脸上没屎咧，心里畅快咧，咋好意思撒懒？再能干几天嘛？”对！还得多多割些肉，打些烧酒，把亲戚乡党请到屋，美美地热闹热闹。都请谁呀？竹园村老支书腊运算一个，这十年来，年年八月十五黑咧都来跟咱坐一坐，走时丢下一堆宽心话，一捆老旱烟；还有小学李老师，虽说跟咱不沾亲带故，可咱进省告贤生的状时，他偷偷周济过盘缠；张成叫不叫呢？土改时是乡长，介绍咱入的党，按说不能少。可这几年当公社书记，见了咱装认不得呢！唉！也不怪他，甬记恨他，要叫；剩娃子也甬忘，他眼隙多，说媒提一个成一个，东民的媳妇得靠他张罗哩……“咳！甬胡想了，尽做好梦！”黑暗中，老汉觉得脸上有些惭愧的难堪，不由得朝自己

正在低下的头拍了几下：“拿稳甬慌！八字还没见一撇呢！是红是黑，明天才能揭宝！”

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。其实，烟早已熄灭了。他又缓缓地磕着烟锅，望着窗外的夜空，听着远处的狗吠，他觉得自己的心好像在终南山的峰巅上飘荡，经受着变幻的风云。一会儿是云遮雾罩，一会儿又是红霞丽日。怔忡，战栗，茫茫无处安放。他感到孤单，很想能有个贴己人跟他说说话。他能对谁说呢？东民不行，有些话不能跟娃说。但心里又堵得慌，他又想起老伴了。前半夜想到这儿，他摸黑跑到坟上去，恨不得钻到地底下把老伴叫醒扶起，倾诉他的烦恼，排遣他的苦闷。“唉嘘！”他生起儿子的气了：“你把我往回叫啥哩嘛？我心里毛乱么！”

二

夜幕，悄悄地被曙光撕破了。借着熹微的晨曦，我们可以看清屋子里的人物。

杂乱，能够总结眼前呈现的一切。进门跨两步，就到了沿后墙盘着的土炕面前。炕头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，颜色看不清楚了。炕上摊着一床破旧的被絮。连着炕的是锅头，一只黄猫正舔着淋漓在锅帮上的粥汁。一个边沿绽开的荆条筐里，混放着红苕、萝卜，占着南边的墙拐角。坐在荆条筐

上的，是一个装着玉米棒子的满身窟窿的麻袋。碗、筷、碟子自由自在，到处为家；镢头、铁锨、拨火棍，谁也没有一定的位置。整个屋子，一切都是散乱的，只有颜色是统一的，都是那种被烟久熏过的黑红色。

炕头上蹯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，手里捏着一杆一拃长的烟袋。他是太苍老了。他的脸孔是瘦削的，黑黄色的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隔年的果子——萎缩的、没有韧性的皮肤上，布满了零乱的皱纹。干瘪的嘴唇四周，丛生着乱芜的胡子。那熬过夜的、络着几条红丝的眼睛，从眼角总是自由地朝外淌水。岁月，冰刀霜剑的岁月，你把老汉作践成什么样子了！

白杨寨的老一辈人都知道，民国18年，财东郑家的长工赵七咽气时能闭上眼睛，不是丢下了七亩薄地，而是他的儿子玉锋两膀有力。小伙子就是彪。推硬柴，两天就能从终南山打个来回；打土坯，半晌午就能捶一摞子。嫁到章村的姐姐死后，他可怜丢下的外甥，把娃带在自己身边，等长到一墙高，娶了媳妇送回家。解放后，闹土改，他拳头一攥上了台。地主郑明道吓得尿了一裤裆，把塞在水道里的金条乖乖地交了出来。抗美援朝，大儿子殁在战场上。消息传到村，他把流着眼泪的婆娘抱到装好公粮的大车上，鞭杆一挥说：“流喇咸水水子做啥！走！咱两口子给公家上粮走。”1962年，

自己娃吃糠拉不下屎拿钥匙掏，却笑嘻嘻地把二斗小米送给五保户……

唉唉！现在何必再说这些多余的话呢！早在13年前，所有这些都宣布是伪装的。而收养外甥属于8年连续雇工剥削倒是货真价实。你再说待外甥胜过亲娃，你再说你十几年从没拿过公家一个麦秸棒棒，那是白费唾沫咯！实心眼的土疙瘩啊！你就没听见贤生给他造反队的那一伙咋讲来：“走资派的帽帽是纸糊的，给闹个地主，这帽子结实牢靠，省得他以后胡折腾。”再说，位位叫你坐上，让贤生当啥呀！不拾掇你，你活到胡子白也是连选连任！你就没看见，贤生往县里跑得多欢哪！他朝里有人哩！那支左的头头——据贤生说，他给当过警卫员，洗澡时搓过背哩！

现在，老汉下炕了。他吩咐儿子给治保委员请个假。“咱又不往台湾去，不请！”小伙子倔得说出的话牛都踩不烂。一边说着，拉起风箱，动手烧锅做饭了。自从母亲长辞人世以后，父子俩一年扛回家的几百斤麦子、包谷，怎样吃下去的，人们想象不来。几回放工回家，靠窗子的炕头总有乡亲们偷偷扔进来的形形色色的蒸馍锅盔。好心的人们知道，东民——他尽多能达到把饭煮熟的程度，至于是否合乎烹调方法，他倔得老汉敢弹嫌吗？咽着这些普普通通的干粮，老汉噙出了眼泪：乡亲们好！心肠热！

“爸不饥，咱早些走，五里路呢，宁要早，不敢迟！”

其实，东民的胸膛中无论怎样也容纳不进什么食物。他揭开锅盖，取出昨天吃剩的几块圆溜溜的冷红苕，往父亲怀里一塞，上路了。

看！看！老汉的脚步明显地蹒跚起来了。他昏花的眼光畏惧地落在村中心的戏台上，腿里像灌了铅，迈不动了。旧的创伤又在流血。他闭起眼睛，痛苦地微微地摇着头。就在这里，他脖子上挂着粪桶，跪过一整天，勒得脖项的青筋像蚯蚓，鼻涕扯了半尺长，牙把嘴唇咬出了血。望着台下那剃光了的、挽小髻的、搭手帕的、包毛巾的一片脑袋，他心里泛起羞愧、委曲但又自信的感情。他默默地对台下讲演：“好乡党哩！我的勺大碗小，你们谁心里没有一杆秤？真金不怕火炼，雪地埋不住人，我不怕咯！他贤生就是把我烤干，焙黄、压面，用纸一包，再拿去化验，赵玉锋也是个共产党员，错不了！你贤生张狂啥哩嘛！不是你爸临解放前抽大烟给你抽了个贫农，你娃能走到人前头来？”他在心里警告贤生：“共产党不是你那刚拉扯起来的造反队，由你哩！毛主席要是知道你狗日的这样胡闹，能让你造反？哼！不叫你坐班房才怪哩！”

虽然这样想，但老汉的心仍是沉重的。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身边站着的郑明道时，他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。看吧！郑明道自如地牵

拉着秃顶脑袋，黄眼睛珠子不停地向他闪动哩！那目光中分明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乐：“好我的长工哩！咱现在一样了咯！不比土改，你长工拍桌子，咱东家站台子，嘻嘻！”这时，只有这时，他的心才像被锥子戳了一下，感到一阵刻骨铭心的痛苦。他难过了，他伤心了，松软的眼皮里，包上了一包温热的东西，只要再稍微往下想一点，就会把它碰落下来！真是，鸡蛋和鸡屎怎么能放在一个锅里炒呀？“哼！咱的眼泪金贵，不能叫郑明道看见。”他不顺这个茬茬想了。他对自己说：“郑明道是在笑话我吗？不！他笑话共产党哩！笑话政策哩！这家伙毒！他知道搞错了，他盼着弄错哩！他巴不得全村人都变成地主，他不孤单咯！好狗日的，咱给你记着哩！这阵没法子治你，咱有算帐的日子！”

呆呆兀立的赵玉锋被儿子拉着衣领催走了。冬天的阳光虽然微弱，但容易使人感到周身温暖。阳光下，瘦弱的父亲，壮实的儿子加快了步伐。

一袋烟功夫，踏上了灞河桥。老汉气喘嘘嘘地摆了摆手，示意儿子尽管前边走，不必等候自己。他离开大道，顺着河堤，在河岸的拐弯处停下了脚。他掏出烟袋，坐在严霜覆盖着的孤坟上。

孤坟下长眠的，是老伴的冤魂。那一年的冬天，当他从关帝庙里把这个黄泛区的女乞丐领回到自己的草棚院时，操着河南口音的大脚片姑娘向他立了誓：“是井是崖，跟你过活一辈子！”进山砍

柴，媳妇帮他拽绳拉梢；卖工打土坯，媳妇帮他挖土扬灰。解放了，她常常笑，睡梦里总是笑出声来。没有娘家没牵挂，她用全部身心去支持丈夫的事业。当功臣变成罪人以后，没过半年，她的头发全白了。老汉上斗争会，她抹着眼泪总要给打几个鸡蛋，偷偷塞到老碗底下。然后神不守舍，尖着耳朵，盼能早听到丈夫回来的脚步。四五年功夫，她瘦成一把骨头了。

更难过的是儿子东民，别人下地干活，闭着眼睛都是10分工，东民不行，只能评8分。“8分就8分，让人安宁着，争竞咧做啥呢！”母亲息事宁人地规劝着。可东民就是不忍事，竟在村当中，和队长贤生红脖子涨脸地吵开了。倔，也可能是一种美德，但它只能被亲人、挚友以及心地无邪的人们所理解、所原谅。要看对谁哩，不敢任性。涉世尚浅的小伙子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姓啥为老几么！啊啊！你虽然饥了也吃饭，渴了也喝水，冷了也穿衣，但光这些相同就想和别人一样么？笑话！今非昔比，英雄的哥哥可以用热血为门前挣回一个革命烈属的牌匾，你却不能参加一回民兵演习啊！鸡蛋碰碌碡，你能惹过贤生吗？“哼！阶级敌人破坏政治评工！”小伙子的旧棉袄上，到底给挂上了一个桌面大的牌子，被操上手扶拖拉机，游了个四村八舍。

一颗流过血的母亲的心是神圣的，谁能忍心去

触动它呢？亲戚们一个个不来往了，也省事；老头子土已拥到脖根，不说了；光盼娃能光光堂堂地做人。为此，她摸黑偷偷到邻村算命的瞎子家跑过两次。被她称作“大哥”的阴阳先生，把十个鸡蛋收下以后，说：“放心，啥都好着呢！”可是，被扭着双臂的儿子在拖拉机扬起的飞尘中竟然出现了。她绝望了，心碎了。这种人还非活下去不可吗？在默默地给丈夫、儿子拆洗了过冬的棉衣，绉了两双粗布棉鞋之后，河南籍的大脚女人失踪了。几天之后，从生产队的机井里打捞出一具泡得分不清鼻眼的尸体。才入党的队长贤生发了火，唾沫星子溅到老汉的额头上：“不管是人是鬼，阶级界限都不能弄混。这号来路不明的人，不能进公墓！”

人死后最宝贵的是什么呢？是躺个一拃厚的松木棺材，是挂件体体面面的绸缎寿衣，还是占个头枕终南、脚蹬灊水的墓场风水？在过去是支部书记。现时是地主分子的玉锋老汉看来，这都是淡事咯！人死了，捂盖得那么严窝，是怕伤风感冒吗？穿得那样体面，能去走亲戚吗？笑话！那些骨头叫车砸马踏的穷汉家，他们的后人现时坐江山哩！“或长或短，叫埋在哪，随你的便，就是这话！”他擦着额头上带酒味的唾沫星子，非常轻蔑地给了话！

这阵儿，老汉坐在孤坟上，往事像脚下灊河的浪花一样在脑袋里翻滚着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娃他妈，你等着，兴许，咱今日格有好事哩！”他偷偷

地四下看看，见没有人，又添了几句：“等一会回来，再给你说，我的亲人啊！”

三

会场设在公社大院。一进大门，“落实政策大会”的横幅赫然在目。预先摆好的凳子上，早来的人们已经一排一排地端端正正地坐好了。彼此熟悉的各队干部，搬着指头认真地算着什么。互不相识的人们也热情地递烟让火、低声交谈。气氛是热烈的、肃穆的。

几乎在大会开始的同时，从大门口走进父子二人。那被痛苦、屈辱压弯了腰的老头，正是10多年前全公社铮铮有名的硬扎干部。就在这同一个大院里，他不知领回过多少奖状，赢得了多少赞许的目光啊！如今，时过境迁，这个穿着薄薄的棉袄、五颗纽扣只有两颗能结上的老汉，低着头、猫着腰、抄着手，他在最后一排的空位上卑怯地坐下了。

干练、麻利的墩墩个子，公社书记张成捏灭了烟，走上讲台了。他环顾了一下会场，清了清喉咙，叫了一声“同志们，”讲开了。

像被蝎子蜇了一下，玉锋老汉被这三个字深深地刺中了。平平常常的三个字，一下子把他向前拉了十几年。这称呼，老汉是多么熟悉啊！但他又觉得十分陌生，仿佛比熟悉的更美好。老汉有点局促，